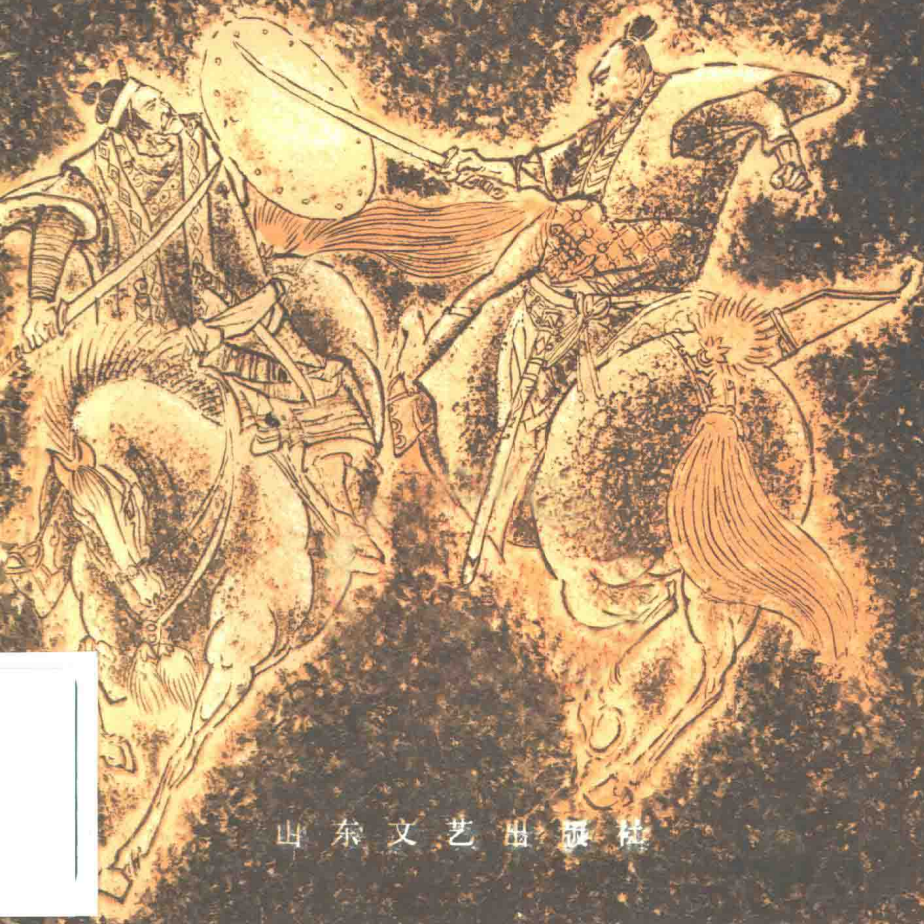


日本剑侠宫本武藏

(日) 小山胜清 著
岱 北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日本剑侠宫本武藏

第一册

[日] 小山胜清著

岱 北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目 录

第一章	展翅	1
第二章	波澜	9
第三章	旋踵	25
第四章	首途	42
第五章	分道扬镳	50
第六章	刀与枪	63
第七章	南蛮船	77
第八章	教徒武士	93
第九章	黑夜风暴	105
第十章	满天云雾	117
第十一章	追踪	129
第十二章	女儿心	143
第十三章	南行	161
第十四章	熊本	174
第十五章	岩户观音	188
第十六章	暗流	205
第十七章	围	218
第十八章	转进	235
第十九章	剑圣藏人佐	247
第二十章	纤月古城	265

第二十一章	剑与土	276
第二十二章	四浦乡	288
第二十三章	人身供奉	298
第二十四章	拂拂丸	311
第二十五章	逆风	325
第二十六章	山灵	346
第二十七章	密使	359
第二十八章	秋风	373
第二十九章	骚动	386

第一章 展 翅

—

据小仓城主细川家的传说，庆长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的决斗场面，当天情形是这样的：

武藏的小船一早从下关出发，但出现在船岛（现在的岩流岛）的港湾，已比约定的辰初（上午八时）迟了两个小时的巳正（上午十时）了。

船岛只是蕞尔的不毛孤屿，沿海滩有一片百余坪的大草原，就是今天预定的比武场地。上首布幔中坐着细川家的长老长冈佐渡以下，官方的公正人。布幔两边，有几个亲兵压着阵脚。

小船进了岬嘴，破浪前进。

武藏兀坐在船上，凝神注视着布幔附近。船愈近，幔中官人的神色也随之紧张，目光咄咄迫人。这期间，隐藏着一片剑光。武藏正用眼在搜索着小次郎。

岩派剑士佐佐木小次郎，现在是小仓城主细川忠兴侯的座上客，被誉为九州麒麟。他的剑术与宫本武藏相伯仲，同是日本全国响噓噓的人物。

由武藏而联想小次郎，同样的，提起小次郎之名而令人联

想武藏。这两个从少年时代即以剑士知名，有着相似经历的剑客，可说是命里注定的两个魁星。

这两个同是没有门阀背景，不属于任何诸侯门下的流浪武士，即所谓浪人，除了单凭自己的实力和手上的宝刀向名门剑豪挑战，去打垮他们以博取英名之外，别无飞黄腾达之路。宫本武藏自与京都的名师吉冈兄弟比武以来，所会过的著名剑客五十余人，从未落后。另一方面，佐佐木小次郎也曾威慑各国剑豪，最后打垮了将军家的教师小野次郎右卫门，大小场面也从未失手。

这两个在世路上向同一方向迈进的青年剑士，一半也因为世人对他们两人的论评所引起的是是非非，无形中各抱着略似私怨的敌忾心。

小船靠海滩只剩下二十来码了。

“啊，糟了！”

船老大一声呼喊，接着船底响起与砂砾厮擦的“兹兹”声。与这同时，从对面的布幔中跳出来一条壮汉。武藏定睛细看：那汉子穿着猩猩红血一般的无袖外褂，下着熟皮色崭新裤子，脚上是深蓝色布袜子，裹在草鞋当中。头上漆一样的黑发垂肩，长刀拦腰横抱。好一个轩昂的年轻好汉，直向海边疾奔而来。

“啊，佐佐木教师！”船老大慌忙提醒着叫道。

“哦，是小次郎，我知道！”

武藏蓦地站起。他的装束是纯白的罗绫夹衫，腰系京都著名的西阵绫角带，一条用纸捻搓成的细带，连两袖转背上缚成交叉的十字。大小两刀都没有佩带，只在腰带前插把短刀，左手上倒提着四尺二寸的木刀，还是今天早上在下关的

船埠上拣来一根用旧了的橹，亲手削成的。这把木刀现仍保存在肥后熊本的金峰山麓，松尾村的云岩寺中，决不是普通人能使得动的家伙。

“老大，谁耐烦呀，掉转头来……”

武藏撩起夹衫，拍的跳进了水中。

二

水深没胫。

武藏在急流的早潮中踏水前进，一边从腰带间抽下布巾，打前额到脑后绕上一匝：这是据细川藩士的记录“二天记”上的记载。

这一举措，说明了虽那么勇猛的武藏，当时多少也显得紧张的样子。武藏见小次郎从布幔中飞奔前来的刹那，他便窥破了小次郎的用意：

“哦，小次郎是打算赶到水边迎击的呀！”

他在心中盘算——倘而如此，地利上是绝对归于小次郎了。针对小次郎的这一如意算盘，他才冒然跳入水中。但走不了几步，便心中暗暗叫道：“好险！”他悔恨自己为争小利而失去心的平静之愚不可及。也许这正是小次郎的诡计，故意疾驰而来，以乘人之虚而入。

太阳隐在云层中，武藏是背着太阳的。

“忙什么！”

武藏把自己五尺九寸的高大躯体，踏着日影，一步步，慢慢地向前跨去。距岸二十步许，小次郎已站在水边，拖着三尺二寸长的宝刀“长光”。他高声喊道：

“喂，武藏——”水已浸及脚踝骨了。

“啊——小次郎吗？”

四道目光相遇，像散着火花，但意外地谁也没有怀着憎恨的色彩。奇怪的是，几年来怀着决斗的心互相追求的两条好汉，今天一旦相见，彼此间毋宁互相赞叹着似的默尔相对。

武藏今年二十八，小次郎二十六岁，两人的高矮相同。武藏的脸冷冰冰地蜡一样苍白，小次郎则微泛桃红，显得美艳。

假如处在不同条件，另一环境之下，这两个青年人也许不会决斗，彼此尊重对方的技艺，甚至成为很好的朋友。不，今日这一天倘能延后半年，也许永远没有决斗的一天罢。到那时，小次郎会正式接受细川家的命官，而武藏最近也有出任某家的成议。一旦各有其主，便不容许轻易拿性命来厮拼的了。

可是，现已势成骑虎了。转眼之间，两人的眼中都闪动着憎恶与反感的凶焰。这正是久久郁积着的斗志的溃决。现在已不在技艺上的较量，而在追求着对方的血，在追摄着对方的灵魂，眼中燃起残杀的火光。所不同的，则是小次郎凶光外露，其热如火；武藏则深秘胸府，其冷如冰。

“武藏！”

“……”

“哼……武藏！”

小次郎满含着轻蔑的语调，傲然叫道。

三

“武藏，为什么不遵守约定的时间，难道是一个兵法家

所应该的吗？好不要脸……”

占着绝对有利地势的小次郎，乘势毒骂。

小次郎不仅在剑术上称雄，在舌辩上也不输人。他那滔滔的雄辩，足以压倒听者，播弄着听者，而且能赢得听众的信任与尊敬。而他的毒骂，则力能穿透对方肺腑，有着不战而慑服对方的魔力。

“哈哈……这就是你的杀手锏吧。你道我不知道吗？武藏！在一乘寺下的松林中，在三十三间堂前，可怜名门吉冈一族，就是遭了你的这一手暗算而消声灭迹的呀！可是，不要丢人了，你那一手要用在我的身上！武藏，你道——你那类似儿戏的策术，能让岩派的剑士轻轻地上当吗！”

小次郎咯咯地笑着。但突然，他紧握住左手拖着的长刀刀柄。是时，刚从云中钻出的太阳，闪耀的阳光刹那射进他的眼中。站在眼前的武藏，在小次郎眼中骤然长大了一倍，像要猛扑过来似地。小次郎反射地叫道：

“来罢！”

武藏默尔，静静地把槽做的木刀举上眉心。

“来呀！”

小次郎蓦地长刀出鞘，但用力过猛，左手上的刀鞘竟脱手而飞，跳到海中，逐浪而逝。

武藏见此，不觉莞尔而笑。他无意中找到反击的借口。武藏虽一声不响忍受着小次郎的毒言恶骂，心中是不会愉快的。

“小次郎！”

“什，什么？”

“决斗上，你已输了！”

“什，什么……”

“胜利的决斗，决不会抛去刀鞘，命运是早已注定了！”

“你，你这家伙，发什么呓语……”

小次郎对这意外的反击，气得脸色铁青，全身震颤。他早已忘却在水边迎头痛击的最初计划，拍地一声，一双脚已经跨入水中。

武藏为制先机，举木刀，咄咄而进。

这凶猛的气概，震慑了小次郎，不觉连连后退。三步，四步，五步……刹时间，武藏高大的身躯，蹶水而出。

小次郎弯腰举刀，望着刚冒上来的武藏眉心，一刀斩下。同时，武藏的木刀也向小次郎的脑门，迎头劈下。

喀地……钝重的一声。武藏缚头的布巾飘落地上。

小次郎摇晃着向后倒退两三步，仰面朝天，拍达倒下去了。

四

这确是，说时迟那时快，闪电的一击。小次郎愤激之余，稍一大意跨前一步，武藏乘虚电击，决定了这场的输赢。

过去好多次重要的决斗，武藏常以一击致对方于死命。今天，武藏也一样地在等着这一击毙敌的良机。

决斗的胜败关键，间不容发。小次郎那兜头一刀，刀尖也会挑开了武藏头上所裹布巾的结子，布巾飘然落地，也可说名下无虚土的了。

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窥知武藏所以特地拿旧櫓削成四尺二寸的木刀的用意了。换句话说，三尺二寸的“长光”和四尺二寸的木刀，在长短上决定了胜负的契机。

决斗于焉结束。小次郎是倒下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谁都不会怀疑，长冈佐渡以下，担任公人的官人们，呐一声喊，迎上前去。但到了半路，佐渡拦住了众人，叫道：“等着！”

奇怪的是，武藏仍摆着决斗的架式，举着木刀，对躺在地上的小次郎贯注全神，一步一步逼近。

“难道说，小次郎只是偶然跌倒的吗？”

这一疑念，使在场的官人们顿时又紧张起来。

可是仔细看，小次郎的脑袋确被击破，涌吐出来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头脸。唯一没有断气的证据，只是眼仍瞪着，胸膛仍在不断地起伏，但胜负之数，可谓瞭如指掌的了。

“这又何必……”佐渡心中踌躇，正想喊道：“胜负已分，武藏住手！”

佐渡正待开口，刹那间，小次郎猛然抬头而起，他的“长光”剑直向武藏横扫过去。武藏双脚一举，乘着腾空而起的反拨之势，手中的木刀一击而下。小次郎的长刀，只把武藏的袍脚撕断三寸有余，但武藏的木刀，可怜，陷入了小次郎的胸膛。

小次郎仍仰身倒下，口鼻间血如泉涌。但死的形相，旋即弥漫在他的脸上了。暂时间，武藏仍拟刀而立。过不多久，他才俯身而下，先用手掌去探小次郎的口鼻，再则凑近前去听他的呼吸。当然，早已断气了。

武藏倏地站起，朝那些全身的血液像冰冻住了似地，脸色苍白地排在沙滩上的官人们一拱手，立即回身向来时的海中踏水而下。佐渡茫然，望着他的背影。

在决斗这一瞬间，潮水已转变了方向，朝下关那边回旋而去。船头乃掉向港外，武藏轻轻一跃而上。船老人在全身发抖，战战兢兢地说：

“老，老，老爷，恭，恭，恭，恭喜您。”

“哦，快！”

武藏还是铁青着脸，没有一丝笑意。在他，非待安全抵达下关的船埠上，还不能视为完全的胜利的。

第二章 波 瀾

—

细川忠兴侯（字三斋）从丹后的宫津调放丰前，作了食禄三十九万石的领主，坐镇小仓，是庆长五年之间的事。当时的小仓，还是没有一条整齐街道的寒村。但自庆长七年忠兴的筑城工事发动以后，有了急剧的发展。庆长十三年，已拥有城楼一百四十八座，以五层的天主阁为中心，东西十八町，南北十二町，已是全城七千烟灶的堂堂大城了。

忠兴妃玉子，当关原大战之前，在大阪的玉造楼为石田的队伍所包围，自杀而死，就是著名的格拉西亚夫人。忠兴本身虽不是基督教徒，至少是基督教的保护者。夫人亡故，迄今未曾续弦。世子忠利，自幼为德川人质，现任将军秀忠（德川家康之子，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住在江户。

忠兴如其父幽斋，以精于茶道的风流人物著称。外表上似很随便，但到底是历经沙场的健将，外柔内刚，凡事颇有主见。不知缘何，他颇不满于江户的长子忠利，时常出些难题使之发窘，脾气好象相当执拗。

“来人呀，已经过了巳刻，还没有人来报讯吗？”

今天，忠兴已焦躁地不知问过好多次了。当然，他关心

着今天早上辰时一刻举行的，佐佐木小次郎与宫本武藏的决斗。不仅忠兴一人着急，在座的家臣们，谁都等着胜负的消息。

小次郎南下九州时，乘机延聘为本藩兵法顾问的，原是忠兴自己的主意。就时间论，虽仅不到一年，但小次郎的人望出众，所有府中的年轻一辈都拜在小次郎的门下，而年长一辈的藩士和高级官员，对他的剑术和人品，一齐推崇，誉为天下无双。忠兴是自豪的，视小次郎为得意家臣，稍有闲暇便特召进府，以听他多彩的兵法理论为乐。

这时，武藏突向小次郎提出决斗的要求，但他既已接受细川家的延聘，便非征得主公的允许不可。于是曾拜在武藏之父无二斋门下，现任细川家长老的长冈佐渡，受了武藏的嘱托，特向忠兴请示。

忠兴当场便批准了这件生死搏斗的比武，固然是为了坚信小次郎可操必胜之券，同时也为了平时已从小次郎口中听到武藏的行藏，知道他为江户的忠利所支持。他之所以立即首肯，这也许是更重要的另一因素。

但决斗的日期愈接近，忠兴却愈感不安了。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他知道武藏未必如小次郎口中所说的，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乡下兵法家而已。

“佐佐木教师，不能大意呀。”

不安的情绪，慢慢地弥漫于门人之间了。他们并有了协议——万一事出无奈，唯有以多取胜，一齐去围攻武藏。忠兴为了维护大藩的体面，一切务求公正而深为戒备，但内心却暗中计算着：

“假如武藏敢于诡诈而采取卑劣的手段，那么……”

二

佐渡从船岛回航，一径上城来谒见忠兴。决斗的大概情形，早有飞船前来报告了。在座的家臣们戚然无声，一齐注目着这位唯一偏袒武藏的佐渡历阶而前。

忠兴是满脸的愤懑，也不等佐渡落座便开口了。

“佐渡！决斗的情形已经知道了。武藏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个时辰，是真的吗？”

口气是够严厉的。

“这点……”

只回了这么一句，佐渡显得很窘的样子。事实上，从昨天开始，佐渡一直都在焦急中煎熬着。决斗交涉中，他于四月十四日把武藏从歇足的船行老板小林太郎左卫门家接到自己的府邸来往。决斗定于十三日辰时一刻，场所在船岛。小次郎预定那天乘坐特别装置的忠兴的坐船直往武场，真是难得的殊恩了。为使武藏不要显得太寒酸，佐渡也准备那一天用自己的坐船送武藏前去的。佐渡是细川家的长老，家臣的领班，年仅三十五岁，享禄二万三千石，性情刚毅，深谋远虑，连忠兴都让他三分。

而武藏却于那天黄昏后悄然离开了他的府邸，找遍全市，也杳无踪影。

这一变故早已传入细川府中，盛传着“武藏因怕小次郎而逃走”的谣言。

最后佐渡偶尔想起下关的船行，当即派人去一问。果然不出所料，武藏竟悠闲地待在船家，并给他捎来了一封信：

——辱承厚爱，知明公翌晨拟以坐艇送武藏前往武场，隆情铭感无已。然小次郎与武藏既势不两立，今小次郎若以君侯坐船前往，而武藏擅用明公船艇，俨如敌对殊多不便，期期以为未可。明晨自此扁舟径发，及时践约，幸祈鉴谅，并致谢忱不一。

看了这封回信，佐渡不仅放下心事，且对武藏的挚情，深为感动。如前所述，今天在决斗的现场，佐渡竟比小次郎更为着急，且曾两次派船敦促。

而于一个时辰之后，好不容易见他乘潮而来，却又把连场地都平好的武场撇开不用，在沙滩上草草结束了输赢，不让人有开口的余裕，回头昂然而去。

这在佐渡，恰象眼看几乎已到手的树鸟飞走了的猎师一般，怅惘地望着武藏的背影。但旋即，他顿有所悟，不觉点头叫道：

“哦，原来如此！”

佐渡好不容易领悟了武藏的战略，把不愉快的情绪一扫而光了。但现在要向盛怒下的忠兴说明武藏战法的正确而赢得他的谅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佐渡，怎么样？”

“这点，殿下……”

佐渡被逼，只得向前躬身回道。

三

忠兴认为武藏假如稍有违反兵法家的作为，就让小次郎

的门人去围攻武藏也不为过，可谓名正言顺的了。而其他的家臣，也大半这样想。

于是，他们把第一疑点，故意放在决斗的时间上——佐渡当然也明白个中的关键。

“关于这点，殿下，武藏的延误时间这点。我是比任何人都愤慨的，看情形，我甚至愿意代天诛戮。但现在想起来，却也难怪——不，武藏是合乎兵法之理的，堂堂的举动。”

“什么？堂堂的举动………不错，与吉冈一门决斗时，听说武藏也曾故意耽误了时间。但世间的评论，说是乘敌之虚为堂堂的兵法家所应有，赞美的人有的是。可是佐渡，这次的约会不同，不是双方口头上的决定，而是小仓三十九万石的城主，我这忠兴从中作主的呀。所以严于戒备，为的就求双方的公正。而现在，虽说是乘敌之虚的兵法上的战策，但胆敢违反原先的约定，不仅对小次郎，简直是对本藩的放肆哪！喂，是吗——佐渡！”

忠兴毫不放松地追问着说。

“一如尊谕………”

佐渡躬身说道：

“这次殿下的用心，真可谓公正无私，足以诉诸神明的。但那些血气方刚的门人，竟阴身岛外，准备万一业师战败，归途中在海上截击……”

“什么，居然有这等事………”

“当然，这也许是无稽的谣传，但在武藏，却莫可等闲。一个兵法家，对此谣言事先慎重考虑，也是势所必然。所以武藏的迟到，是故意的………”